

# 泉州作家访谈錄

张明著

董书绵 庄之明  
孙立川 朱以撒  
陈志逢 陈瑞统  
杜成维 毛朝  
蔡芳本 蔡冠青  
李建民 曾阅  
蔡飞跃 万国智  
郭培明 吴瑞聘

林东海 傅溪鹏  
朵拉 庄伟杰  
潘向黎 刘再复  
刘志峰 许谋清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 泉州作家访谈录

张明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作家访谈录/张明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80719-829-1

I. ①泉… II. ①张… III. ①作家—访问记—  
泉州市—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5364号

## 泉州作家访谈录

张 明 著

责任编辑 朱墨山

助理编辑 林 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泉州市丰泽七彩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62000

厂 址 泉州市美食街18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76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9-829-1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张明 现任泉州文学院院长、《泉州文学》副主编，副研究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李贽学术研究会副秘书长。出版个人散文随笔集《自以为不是》，主编《泉州学研究新进展》，参与策划、主编《学术泉州》《情满泉州湾——〈泉州文学〉200期选粹》《丝路花开——泉州文学奖获奖作品选》《泉南文萃》等。作品曾获泉州市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鲤城区文艺创作奖。

# 序

刘小新

文学是地方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元素。一个地区的文学最能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风格，因此，重视地方文学有益于地方风情习俗、思想精神的传承，有益于地方意识的凝聚和塑造以及地方认同的加固。在全球化时代，只有保持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文脉的延续性，才能提高地方竞争力，使之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泉州文学是福建文学的瑰宝，具有典型的闽南文化特色。泉州人敢于拼搏的海洋精神和开放意识，使其发展视野并未受到地域的限制，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跟随他们勤劳耕耘的脚步，丰富多彩的泉州文化也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并不断吸收融合、不断创新，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过去对泉州文学的整体研究还比较少，张明以访谈的形式为当代泉州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通过对泉州作家的访谈，以感性、直观、口述实录的方式，将泉州文学的丰富性和泉州作家的文学观念与风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泉州文学与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做了一项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

做文学研究和批评工作的学人，大多对“作家访谈录”这一文类有着特殊

的偏好，因为阅读访谈录常常可以发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观念以及形成其观念和个性的种种因素，有时还能读到作家成长经历中某些重要的隐蔽的片段或细节。与学院论文相比，访谈录读起来既有趣又不累。张明作为《泉州文学》的副主编，长期负责文学编辑工作，对泉州文学与作家有着独特的了解和细致的观察。他选取了二十四位富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和数十位青年作家进行访谈，这些作家中有的也是画家、书法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有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文学批评等，风格不同、趣味各异，体现了泉州文学形态的多样性。这些作家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有的是生于国外的海外华侨，有的是台湾外省第二代，有的在外省出生、工作，有的植根于故乡本土，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地域空间对泉州文化的投射和吸收，而泉州文化也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家而在不同空间中焕发出光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明还访谈了泉州籍台湾作家龚书绵、马来西亚作家朵拉，这个工作也很有价值。泉州籍境外华文作家人数众多，是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闽南文化世界传播的使者，加强泉州籍华文作家的评介与研究对促进泉州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界的交流以及泉州文化走出去都有特殊的意义。

张明访谈的作家在不同的行业就职：大学、文艺界、杂志社、建筑业、影视业等，折射着世态人生的方方面面和历史的巨幅变迁。作家的世代跨度也很大，从文坛新势力的八零后，到已至耄耋之年的文坛前辈，既有对过去辉煌传统的敬意，也有对未来无限可能的展望，展现了泉州文学坚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作者也注意到泉州的女性作家群体，书中最后两章《女性书写的执着与坚守——泉州中青年女作家的小说答问》和《越是艰难越炫示美丽光彩——泉州散文女作家访谈录》，通过对泉州女作家的访谈探讨了女性文学在泉州的发展现状及其艺术特点。可以说，这本书从作家主体的角度展现了当代泉州文学全貌的许多层面，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泉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作者在访谈过程中始终围绕着泉州地域文化这个核心，聚焦于作家对泉州文化的感知和理解以及泉州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各个侧面广泛触及了如何建构文学的“地方感”这个重要命题。这些具有不同经历、不同创作风格、所属不同世代的作家无一不对泉州的人文与乡土有着浓浓的原乡情怀，泉州文化或者说闽南文化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起过正面的影响，故乡的人情、风俗、语言都烙印在他们的生命里并融化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他们对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涵也有着属于他们个人的理解与阐释，对泉州文学的发展前景大多持乐观的评估，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有利于推动泉州文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张明的访谈框架设计也比较合理，准备工作很充分，提问既具体又有针对性，宏观和微观结合。访谈基本上围绕着文学心路、作品评价、艺术理念、乡土情怀等主题进行，同时又针对每位作家的具体创作、作品、生平、爱好层层深入，呈现出泉州作家群体的不同个性与斑驳面孔。阅读这本访谈录，我们也可以更加近距离感知各位作者的创作心路和文学观点，受益良多。

泉州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作家，泉州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的数量也不少，他们的创作丰富了泉州文学的“泉州性”和“世界性”。对于泉州文学的未来发展而言，文化传统的赓续、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地方感”的建构始终是一个大课题，希望张明接着访、继续谈！

2015年11月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

# 目 录

文学，在我幼时就种下了根——龚书绵访谈录	001
为孩子们，我应该拿起笔——庄之明访谈录	009
要读一本书，请先认准“文学”这个路标——林东海访谈录	019
报告文学：跟时代潮流吻合，为时代服务——傅溪鹏访谈录	036
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刘再复访谈录	048
因为文学，我回到了晋江——许谋清访谈录	059
文学创作是应该坚持不懈的神圣工作——孙立川访谈录	071
独行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朱以撒访谈录	086
海外华文写作：中国文化根的认同——朵拉访谈录	101
艺术必须是创造的，而思想是其灵魂——庄伟杰访谈录	113
写作，就像树上长出叶子那么自然——潘向黎访谈录	128
文学的事，都是我乐意做的——刘志峰访谈录	135
乡土，养育我与散文诗——陈志泽访谈录	145
为故乡大地放歌——陈瑞统访谈录	155
评论与创作：我的文学生涯——戴冠青访谈录	165

# CONTENTS

地方的作品还要有地方的特色——曾阅访谈录	178
文学是作家生命的回光——万国智访谈录	189
作家的重要责任是把美的东西呈现——吴瑞骋访谈录	200
尊重生活 敬畏现实——杜成维访谈录	209
我喜欢诗一读就懂 百读不厌——毛翰访谈录	222
对文学要虔诚，作品才会动人——蔡芳本访谈录	235
文化知识，可以错过但不能不补——李建民访谈录	244
向哲学要发现，向文学要表现——蔡飞跃访谈录	256
有一颗懂得诗的心，是幸福的——郭培明访谈录	267
理性与诗意的文学天空——泉州青年作家文学创作访谈录	280
以时代感生活感责任感叩动读者心灵——泉州市青年作家创作答问	301
女性书写的执着与坚守——泉州中青年女作家的小说答问	314
越是艰难越炫示美丽光彩——泉州散文女作家访谈录	322
后记	336



## 龚书绵

1924年出生于泉州，现居台湾。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台北师专（今台北教育大学）教授。爱诗，尤擅写散文，著有《芳草山庄》《乡情万缕》《龚书绵诗文集》等书；随夫高逸鸿习画，擅画四君子，曾参与国内外画展数十次，获台湾美展佳作奖、日本水墨画会多项优等奖等。现为台湾诗书画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创作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文诗词学会荣誉会长、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

# 文学，在我幼时就种下了根

——龚书绵访谈录

张 明：龚先生，听说您走上文学道路跟您小时候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龚书绵：我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小时候先入为主念一些父亲教我的唐诗、千家诗及《古文观止》。当年，我家书房里面有很多小孩子（都是本家人，包括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等青少年）。大家聚集在一起，由四伯父和六伯父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也教“对对子”，比方说“天对地”、“笔架对棋盘”、“父对母”……并让我背诵，有很多意思不了解，我就问伯父们，他们说不了解其中意思没关系，先慢慢记下来，长大以后你就会理解。这就是我在读小学以前的背景。等到九岁的时候，我才进了小学。那个时候进小学都算迟了，人家六岁就进了。可是，由于我早年念了那么多文言文的旧书，有了一点旧学根底，等到了学校里，我觉得一年级的字好像都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就跳级，小学我只念了三年，一进去我就读二上，二上以后跳到三下，又跳到高一，然后高二高三……小学数学就是四则问题（加减乘除），我觉得就是数学比较难一点，其他文字已经有基础了。那时候也开始读白话文。在家里面念过一点三字经，里面做人的道理、伦理观念，还有历史概

念通通都有，尤其是千字文，一千个字都不一样，里面物理、天文、地理都有。我们中国儿童读书都是从《弟子规》开始，就这样一直念。那时我也不懂什么是文学，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应该说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吧？最多只能算是启蒙教育吧。

张 明：您的家学渊源对您走上文学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影响？

龚书绵：这个我看是很要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先入为主，什么事情先在脑筋里植根。初中的时候，学校里面有很多康乐活动，一个是合唱，另一个就是演话剧。那正是抗战的时候，演话剧可以启发我们对人生的一些感悟。开始我只是演配角，直到我离开初中到高师，那时女同学比较少，我就独当一面了，参演话剧。在一群女生当中，选来选去也就这几个人，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常常演主角。四幕或者五幕戏，主角分量比较重，要背很多台词，那个时候我就懂得要把台词念得字正腔圆以外，还要理解其中的意思，才能到台上表达好。因此，我常常自己在镜子前揣摩角色，对间谍、村姑、老太太、家庭主妇等不同角色，我都能准确把握，那也是因为有一点文学基础，这就是早年的启发。当时，我一直在想，剧作家能写一本四幕戏剧，一定看了很多书。他对这些思想感情的表达，原汁原味的，很好！当时有哪些剧作呢？现在还记得的有《牛头岭》《雾重庆》《草木皆兵》，以及《雷雨》《日出》《原野》《蓝蝴蝶》等。上了大学，我又演了《金玉满堂》《寒夜归雁》，以及田汉的《南归》。当时剧作家很多，有田汉、巴金、曹禺等，曹禺的剧本最多，另外还有欧阳予倩、洪琛、福州籍的王梦鸥等，受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田汉那种抒情的、感性的台词很多，我背得特别好。音乐、台词、诗歌，对我都有影响，再加上小时候我背了很多唐诗，到大学我还参加辩论会，参加演讲，中文的、英文的都参加。我在大一时，大家都知道战斗生活、战斗文艺，一直在唱口号，我就换一个题目叫“起来”加一个感叹号，变成“起来！组织中国的笔部队”。这有点文字上的智慧，我年轻的时候就晓得用字的逻辑性，不要前后矛盾，这就是思想问题，完全是自己头脑里想的，因为我念教育系，念逻辑学，念过四书五经，也念了很多旧书。虽然系统性不够，有点支离破碎，东一句西一句的，但对我的人生观却大有帮助。

张 明：好像后来您也画国画？

龚书绵：画国画是后面的事情。和先生结婚后生了六个小孩，等到孩子慢慢长大，都已经念中学念小学了，我才开始学习。

张 明：您先生高逸鸿是中国画著名画家，古文功底深，文学修养高，在

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您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和促进呢？

**龚书绵：**是我先生的鼓励和促成，给我创造机会，让我真正走上了文艺道路。当然，我要感谢的，第一是我的父亲和伯父，他们给我打下了旧学的基础，第二是我先生。我先生是艺术家，刚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正在办画展。他跟我说：“我本来是凭一张照片，考取了台湾农教电影。”他觉得电影是后浪推前浪的，将来还是从事文艺工作，最好写文章或者画画。他认为我是写文章的料，假使不写文章就画画，也可以两者同时进行，画画就画四君子，只画一样也可以，通通都画也可以，因为四君子是绘画的基础。

**张明：**在您先生的触动下，您最早的创作是古体诗词还是散文？您还记得您的处女作么？

**龚书绵：**是散文。我现在的古体诗词是这二十几年来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才写的。因为以前学过一些，知道古体诗词是有公式的，就在想，为什么古人的东西会留下来，音乐性那么好，抑扬顿挫，很好听，为什么我不会呢，后来自己琢磨琢磨就写出来了。我终身从事教育，上完课没事就可以回家照顾家人，那时候一个礼拜大概十几堂课。我第一篇文章跟马来西亚许克枝学姐有关。当时她跟我说，在马来西亚当老师不大受重视，写信跟我发牢骚，我回信告诉她当老师是最好的、最神圣的工作。在台湾9月28日教师节之前，我写了一封信鼓励她，我说：克枝，你回到台湾来看看，眼界会更开阔一点，你认为教书不好，我却认为教书是最好的，一方面可以发展你的兴趣，一方面又可以照顾到家庭。我就这样劝她，请她回到台湾来看看。没想到让我先生看到我一边写，一边在哭。他说你写东西会哭，能感动自己也一定能感动别人，他就把我写的文章投给《中央日报》副刊，就在教师节发表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从此以后，我一有点感想或理念，就写出来。我喜欢写格局比较大一点的，不大喜欢写身边那些婆婆妈妈的琐事。

**张明：**从散文开始，您又陆续创作了很多作品。收录在《情满泉州湾——〈泉州文学〉200期选粹》的《君家原在西湖畔》，是在什么情形下写的？

**龚书绵：**《君家原在西湖畔》是写我先生的，我先生是浙江人。我写的时候很难过。我从小就喜欢西湖，我的书房墙壁上就挂着《西湖十八景》图，我想，长大后一定要到西湖。而且，我念江苏人袁枚写的《小仓山房尺牍》，就很向往江南这个美好的地方。大学毕业以后，遇到我先生从大陆逃到香港，是从杭州西湖灵隐寺得到佛力的扶持。后来由香港再到台湾，首次在台湾举办画展，一幅《柳燕图》的题诗，漏掉一个字，我参观时看出来了，就这样我们认

识了，也就这样成就了我们的婚姻，人称“一字缘”，在台湾传为佳话。这完全得益于小时候父亲教我念诗的善缘，我们很珍惜。所以，小时候的启蒙很关键，因为你心里喜欢的，你才会把它保留，不喜欢的你会忘记。

张 明：当时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到台湾去的？

龚书绵：1946年去的，被分派在女师附小服务，同年考上台湾师范学院，现在是师范大学，学教育。1949年刚好是我大学毕业的时间，海峡两岸分开了，就不能回来了。我弟弟龚书铎晚我一年半也去念师范学院，他回了大陆，转学到北师大。我们都爱读书，一直在读书，你看我的作品里没有一丁点东家长西家短的，不是吗？

张 明：因为历史的原因，半个多世纪您才重返故乡，这就更加深了您对故乡的眷恋，故乡成为您创作的源泉。这种浓浓的乡情有没有反映在您的文学作品上？

龚书绵：反映乡情的作品最多了。我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乡情万缕》，就是在泉州出版的，时任泉州市作协主席的陈志泽先生还为这本书作了序，泉州很多人手头都有。回乡以后，也是受了文联的影响，才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很早就是作家，其实我从没这么认为。

张 明：您太谦虚了，您的作品非常多。前两年您还在华侨大厦举办《龚书绵诗文选》首发仪式，我也参加了，也就是在那一次，有幸认识了您。我想，正是对故乡深深的眷恋才促使您写了《乡情万缕》，这本书里哪一篇或者哪一组是您最满意的？

龚书绵：就是你选的那一篇《君家原在西湖畔》。里面还有几篇也很好，像《龙津桥畔少年游》。去惠安崇武，我写了《海门深处话崇武》，游安平桥写了一篇，去看郑成功的衣冠冢也写了一篇。这些文章都有历史的味道在里面，因为我对历史有兴趣，在文章里会赋予自己的感叹感想以及建议，不是照本宣科地记录，而是半叙事半抒情半纪实，有时还有议论，所以，很多人读了我的文章后还有点感想。比如，我到安平港，是在牛年。我的曾叔祖，就是龚翰林龚显曾也去过安平桥，还刻了字在那里。很巧，那天陈志泽、陈国华及陈廷基等同道带我到上述几个地方游览，还在安平桥石栏上看到龚翰林写字的石刻，也是在清末牛年去的。总之，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写，写了就印出来。《乡情万缕》收录的文章都是我回到家乡后写的，尤其是早上四五点，听到鸡啼，就会引起我的乡情、乡音，黄昏的时候，孔庙、泮宫古色古香的古厝里都会弹弹琵琶，唱唱南音，也会使我想起古时候我们泉州的民俗。我的感受偏向于寒

士，追求闲情逸致的感觉，觉得泉州好像没有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除古朴之外，还能弹弹琴、吟吟诗，讲讲我们民族的幽默笑话。听泉州人讲笑话，会笑破肚子，很有智慧的。

张明：自从两岸互通后，二十多年来，您来来往往也有几十次了，您在推动两地的文化交流上也是身体力行。

龚书绵：泉州和台湾两岸一家亲，无论风土民俗、生活习惯，样样相同，就连血缘、亲缘、宗族缘、文缘、佛缘等等，都是脉络相连、声气相通的“生命共同体”。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凝聚共识，就像架设一座钢铁般文化长桥，以期达到弘扬国粹，发展家园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圆融境界。

张明：您还主编了《泉州散文新作选》，对泉州文学事业也做出了贡献，这些都得益于您对文学的热爱。

龚书绵：其实文学在我小时候就种下了根，到台湾后又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最要紧的是我在大学读了朱光潜的《美学》等六七本书，《文艺心理学》《谈美》《给青年十三封信》《我与文学》及其他诗论，还有《朱自清全集》《徐志摩全集》。朱光潜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中英文都很好。厦门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是林庚教授的力作，林庚当年也在清华教书，他们夫妻俩都来自清华大学。当时我在侨师读书，离厦门大学很近，北方来的教授们在厦门大学教书，他们的夫人多数到侨师来教我们，她们在我高师时代教我看很多课外读物。比如我的国文老师教我读《白香词谱》，里面第一首第二首就是李白的《菩萨蛮》《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从前就念这些东西，为什么喜欢文学？就是受了诗词的影响。我念了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还有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等多篇，盛唐王之涣、王昌龄等的边塞诗，等等。所以，我知道自古以来我们的国家总是受人欺负，是因为地太大，人家总想到我们这里来，今天能够强盛起来，也是因为地大，没有地，怎么发展呢？孔子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我们的儒家思想很深，佛家思想、道家思想也很深。老子说不要与人争，天下人就没办法跟你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现在给它补充一下，“你不要跟别人争，但是你要跟自己争，你今年要比去年进步，你才会与时俱进”。你要是自己满足了，认为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强强滚，非常神气了，不想学习，就不会进步，所以一定要多学习。另外，我受到弘一法师的思想影响。弘一法师说什么都是空的，“万法皆空”，无我相，无人相，《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幻泡影”。唯一只有文艺是不空的，文艺是“空而不

空”，这是佛家的思想。我虽然没有读很多四书五经，但是每读一句我都会把它的优点拿出来，比如“学而无文，行之不远”，就是说你学习了，不会写，不能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时间空间就传不远。就如有篇文章，我们在福州可以登，在厦门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因为有记载。这句话很启发我。

张 明：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龚书绵：就是因为读书，有时一句话会影响我半天，倒不是整个思想来影响，支离破碎东一句西一句的，我会把它捡回来。我爱好文艺就从这里出发，还有就是我先生促成我，最原始的原因是我父亲给我种下的根。

张 明：有了这个根才有后面的果。

龚书绵：对。我送你的书里面有一篇《思想影响人生》，性格影响你的命运，思想影响人生。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比如王安石当时想变法，可是也有人反对。虽然没有成功，但到了王阳明那个时代他继承了。后来，台湾的保甲制度、乡村公所通通是从那里来的，这些东西就是王安石变法里的内容，你说他的思想有没有影响人生呢？虽然王安石当时变法没有成功，可是他的思想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二王”一个王安石，一个王阳明，这就是我读教育专业的时候才理解的，我好在读教育，要是读其他的，反而会不懂。有人说龚书绵为什么你不是念文学的，写文章比念文学的还好。他们是恭维我了，其实正好我念教育，念了一些哲学、伦理学。伦理学就是那些人伦关系，父子有孝，父子有亲等等，我就因为读教育系，再去国文系和音乐系旁听，三方面影响我，所以我就变成爱好文学了。后来又读了弘一法师的作品，他说你要去悟道，色香味可以证道吗？他说六尘六识都不对，他说那都不足以证道，唯一的证道是“文艺”。因为人生一直在生长发展，今天一件事完成了，明天又一件事发生了，永远在那里创造，永远在那里发生，所以人生才会进步。因此，我就写了一篇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说他就坐在佛家的船里度过人生。弘一法师要不是喜欢文艺、会写字，要不是对音乐和文字有研究，他的名气不会那么大，历史上有很多高僧，为什么他特别突出？这就是因为文艺，只有文艺不死。我受了这些零零碎碎的基本概念的影响，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然后应用到生活上来，一切都要放下，这就是佛教主张的要放开，不要去执着，什么都是过去了就没有了，一直去烦恼，永远都是痛苦的。所以，我现在无论是对我的儿女也好、对我的先生也好，对老师、对朋友也好，我都取他们的优点，忘记他们的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也有，但是，你记住了他们的优点，你就会过得很快乐。你恨他，说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跟他做朋友，别人又不知道我心里这

么想，只有自己心里苦恼。就像我看到你时，我马上会想起张明多次用车子载我回宾馆的事。

张 明：请您对泉州文学提一点希望吧。

龚书绵：泉州文学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将来的发展就是要遵循文学的发展规律，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是常说要与时俱进吗？笔墨当随时代，把时代发展变化表现出来。我回乡参加闽南文化节，有感而发又写了两三篇。

张 明：您回乡参加过几次闽南文化节，您怎么看待闽南文化？

龚书绵：所谓闽南文化，孕育自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一脉大支流。闽南文化是闽南地区及台湾地区的共同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之一角。闽南文化的面很大，要从国家层面来看闽南文化，闽南文化要从区域向世界扩散。我喜欢文艺就是从唱歌来的，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为什么也会喜欢诗词呢？诗词也有音乐性，诗词的抑扬顿挫也有旋律美。在泉州举办的世界闽南文化节开幕式的背景音乐非常好听，我就很佩服，把这个东西做得如此丝丝入扣，你会沉醉在里面，那音乐里面的句子就是诗。闽南文化最优美者，莫过于多元的艺术内涵。闽南人有六千多万，散布在世界各国，要变被动为主动，放开眼光去跟世界交流。

张 明：闽南文化为什么能在世界传播这么广远？

龚书绵：闽南文化分为精神的、非精神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闽南文化物质层面已经很好，可以说沿海这几省发展都很好，还有余力支援西部开发，得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非物质层面比物质层面还要强，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像中国的国学。诗词书画美术戏剧，很美呵。中国的每个地方也都各具特色，并且每个地方又在创造新的东西，文化传播得越来越广。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去，住在那里了，其实也没什么，唐人街不就是中国人的城吗？有的人很向往美国，什么东西都洋化，其实到美国去也不一定好。要把西方的优点西方的科学技术吸收过来。我们现在到太空去都会了，体能方面拿到的金牌也是所有国家里面最多的，这很不简单。说起来已经满足了，可是你满足了，别人一进步你又落伍了。所以，要不停地进步。国力与国力的竞赛，就是人家能的我要能，人家不能的我也要能。这些都要靠人力资源，人才最要紧，人的脑子跟劳动一样有价值，思维能力最要紧，它是主宰一切的。